



潇湘美文

叶上有字

刘怀棣 著 洞庭波 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潇湘美文

叶上有字

刘怀或 著
洞庭波 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潇湘美文/洞庭波主编. —修订本.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5. 5

ISBN 7-5371-3029-9

I. 潇... II. 洞...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5265 号

潇湘美文

叶上有字

刘怀或 著 洞庭波 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5 印张

2005 年 5 月修订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71-3029-9/I·1011 总定价:120.00 元(全六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抱紧生命

抱紧生命	(1)
病中听歌	(5)
抱衾听雪	(8)
歌 声	(11)
白 夜	(14)
品茶三味	(17)
儿啊,你要好好地走	(20)
叶上有字	(22)
喜欢自己	(24)
回 回	(26)
老人的脸	(29)
时常抽一鞭	(31)
乐观:多云转晴	(33)
“资本”论	(35)
“青年猴子”及其他	(38)
隐居高楼	(40)

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日子 (42)

书生意气

最好的书 (45)

“书贼”难防 (48)

向往对壁题诗的年代 (51)

天生丽质难自抑 (53)

伴乐读书 (57)

书虫与妻子 (59)

笑品福哥 (62)

做个“小人” (65)

做个好人 (67)

——“片”吓一跳 (70)

自己的风景 (73)

说 狗 (75)

款款回眸古典风 (78)

劳苦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80)

莫忘以事养人 (83)

响 夜 (85)

读读古典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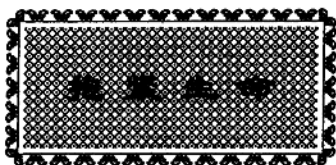
背靠村庄

地花鼓 (89)

走出冬季	(93)
皂角树下的故事	(95)
幸福的滋味	(97)
又听夯歌	(99)
黑 哥	(101)
喜 公	(103)
新 叶	(106)
在化龙溪看鸭子	(108)
冬季看家园一片雨	(110)
背靠村庄	(112)
耳边的村庄(四章)	(114)
向阳的山坡(三章)	(117)
放牛二阙	(119)
校园手记	
教 态	(122)
晨 韵	(124)
先生有女	(126)
墙上的眼睛	(128)
不羞清高	(130)
那样的目光	(132)
一个男生的秘密	(135)

梦中之敌	(137)
惟一的红玫瑰	(139)
也是五彩的人生	(142)
“骄傲”使人进步	(145)
赞美的阳光	(147)
向伯伯致敬	(150)
写作是一个广场(后记)	(152)





抱紧生命

一个人如果住进医院，他对自己血气方刚的身子就会倍加珍爱了。

20岁那年，我就染上了一种危症。这年龄，人家在挽着女伴咀嚼爱情，而我面黄肌瘦的被青春撒在了泛着苏打水味的白床单上。从白床单上撑起身子，就看到了死亡的签证处，——阴森森的太平间正对着我的窗口。“太平间”一词叫人想起歌舞升平，事实上常常是娘哭崽嚎。隔不得三两日，往往于子夜时分，平地一声号啕，好梦即被斩断，睁开眼恍若隔世，庆幸自己还苟延着一丝残喘。昏黄的路灯下一条不修边幅的草径，三五杂乱的人影簇拥着一副担架朝那里跌撞而去，躺在担架上的那位自然是绝对“太平”了，却把惨淡的“乱世”扔给了他的亲人。其间必有一个跌撞得最凶者。那号啕使万物噤声，凄厉如一把锋利的刀

子,扎出凶狠的悲伤来。这滔天的伤痛如公堂上的断喝,把众生惊醒。医院的每一扇窗口都亮起灯来,尽管死亡不是新鲜事,尤其在这里,但死亡毕竟不同寻常。平日吃药马虎的人赶紧找出丢在抽屉一边的药丸,一仰脑吞进肚去。邻床的小哥,在为“义气”而两肋插刀之后仍然凶光四溢,把医生的令箭当作鸡毛,视小命如同儿戏:死我算什么,姑娘照样嫁人,女人照样生育,操!——现在他忽然坐起:“操!操!护士,护士,拿体温计给我量量。操!……”我第四十八次听他说到“操”时,第一次听到了一丝颤抖。我想起一位领袖的话:“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这时候我的喉间忽然涌上一句:“一个人命都不爱,还爱什么?”——那位“视死如归”的好汉没有作声。

约摸一两个时辰,太平间扶出了那位焦头烂额的号丧者,如大雨过后天空虚白,号丧者喉间气促,而哭声已枯。地球照样在转,而天地已不是一个天地了。

曾以为死亡只是老人的事情。相比之下,寿终正寝的死亡却显得那么优雅。早已备好的棺材连内装修也业已竣工,乔迁之主神态安详,仿佛功成身退,卸甲归田,河东河西地走了一遭,带着圆满的结论合上眼睑。那情形仿佛只是勘破这一生的谜底。佛家曰:生为劳作,死如休息。

但送往太平间的人多半是晨曦初现,或花季正红,或

日在中天。23床的小女孩昨日还“叔叔阿姨”的倾倒了一大群，其乖巧可爱，让毫不相干的人都替她憧憬玫瑰色的明天。可是忽然就没有明天了，我们的脑子一片空白，年轻的母亲将医生赶出病房，搂着那团渐渐冷去的心头肉，不哭不泪，整个病房的心都揪得像湿透的一团药棉。待到丈夫从遥远的边关赶回，她才一声大叫，昏死过去……

我们偶尔也蹑到太平间旁以一种探秘的姿态去斜窥室内，仿佛有阴惨惨的风渗入毛骨。有回我们看到了更为骇人的一幕：蒙着的白布被揭开，露出张灰白的脸，还有一个女人的侧影，她的脸被黑发遮住，然而她正撩开自己的身子，掠出白花花的奶子，贴过去……

“冤家，你吃呀，你说过你要吃的。”——这细微的声响仿佛发自我们的幻觉。

那死者我们见过的，魁梧英俊，寡言少语，只在棋盘边偶尔铿锵地吐一个“将”字。其棋风诡谲莫测，让人一车一马，照样快捷败敌。“将！”我们似被这么凌厉的一声推了一下。我们背对着死亡踉跄走向灯火阑珊处……

因为生病，因为面对过死亡，从医院出来的人，往往更加珍惜月在中天水在瓶的日子。活着，在王位、万金和健康之间，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把简单的锄柄，让流水不腐，身体孔武发光，走路，过桥，上坡，看看阳光和薄雾。而

当年我曾设想自己走路时滚到车轮下，过桥时跳进激流去，或者爬上悬崖闭目一纵。——我曾经那么愚蠢呵。——“操——”“将！”

病中听歌

躺到这白床单上时，一下便被废铜烂铁的自卑罩住了。你便不再是你，内科和外科和五官科，鸡零狗碎的一堆器官。手是护士的，头是医生的，胸口是听诊器和纱布的，身子是床单的。

幸好，这段白生生泛着来苏水气味的时间是你的。“君子固穷”，你便在“耳科”里见缝插针，开天辟地了。

最先铺进你心里的是一段明快的斜坡。这样的斜坡格外适宜兔子的奔跑，果然便有小提琴细细地绕上去了。兔子在阳光下奔跑，欢悦的蹄风，手指在光滑的簧片上掠过去。这是一只健壮的白兔，是经常从过道的小窝里跑到我房间来的白兔。阳光下和一只白兔在明快的山冈上奔跑，多好。然而现在的旋律却骤然惊惶起来，仿佛先前的明快是一个阴谋，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从斜刺里轰然而出。兔子不见了，阳光不见了，只剩下火药味。这样莫名其妙的重于我是一种煎熬。这盒磁带是一位牛高马大的朋友送我的，他希望我能摆脱沉重。我只好对不起朋友，我丢了它，甚至记不清那是一支什么曲子。

接下来我选了盒流行金曲，孟庭苇的。这是个很温柔很清纯的小姑娘，她的歌唱使我惆怅于自己未能养一个女儿。“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接下来我却一点也听不清了，这样的樱桃小口，这样的喷到你脸上的齿香，把声音逼在喉咙的拐弯处，虽然很适宜说悄悄话，但于我未免浮夸了一点。“天还是天，雨还是雨”，幸亏我听懂了这一句。我的窗外只有市声，没有雨，雨至多下到楼房的脊背上，庞大铁冷的楼房的脊背承受这一点小小的雨，人是没有一丝感觉的。我不知道台北的雨是否能下到人的脸上，那需要一个很阔大的广场和足剂量的雾。像我窗外那窄如床单的街道是不可能的，何况还有市声在推推搡搡。

令人欣喜的是邻床的农村小哥抛过来一盒旧磁带，磁带光溜溜的没有任何提示。键刚按下，一股滚烫的、混浊的泥石流奔突而出。眼看就要一塌糊涂了，却被一支很阳刚的唢呐像河道一样扼住。唢呐是高出平川的，很危险，但终于没有泛滥成灾。我居然就平安地被带到黄土高原，沐浴了西部的风沙。这样独裁的粗重竟使我感到快畅。80年代那种充满自信又不乏稚气的男高音响起来了。我向来不大喜欢高音的炫耀，那一味逞能似的、叫人搭梯子也难以够着的高很令我生气。但这一种男高音我却格外怜爱，因为它有些嘶哑，于是就有了叫人同情的破绽。残

缺是美。“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一身霸气的歌者风沙似地吼着，高天远地，身边是长辫小袄健腰的情人。这情人不是捧着进舞厅卡拉而后 OK 的靓姐，而是那种会洗尿片善为无米之炊的土姐。歌者反反复复地“一无所有”着，这忽然使我大为感动。因为我并非一无所有，至少我还有个“病”，还有被我的病拴在身边的她。穷厄如我，困顿如我，许多东西弃我而去了，惟独她与“病”都情有独钟地侍候着我。我一下竟觉得这“病”确乎是贴心贴肺的亲人了。

抱衾听雪

江南在宽衣，白选择了最黑的时刻降临，宽衣的江南还在梦里。我住在楼房的顶层，红尘里最接近天庭的地方。我听到一种细切的声响。像仙人们蓄谋一桩大事的耳语，一种有如阳光洒在草尖上的声响。

我的窗右有一株好树，密密的枝丫，在冬天地意兴未尽地留着几片叶子。夜深无眠时，我便能听到叶子在风中的歌唱，游丝般婉转的歌唱。清晨，我看到前日的十一片叶子只剩九片了。而今夜呢，树上有九片叶子，细切的声响在九片叶子上抚试着未成的曲调。我知道更美的旋律还在后头，静静流淌的微寒的时间已将我洗得通体明亮，当然也包括双耳。待字闺中的女子面对啾啾之氓送来她意中的喜帖，甜蜜的心上更浓的甜蜜更快地缠上去了。

现在满天地是甜蜜的交响，而最热烈的已是窗右那株老樟。这位最善于掩饰激情的长者，平时总是那么翡翠的帘子，好性格的锦心绣口，即使春天也只以淡绿的花朵在我的窗棂上舒缓地步行。而雪落江南了，怎么也按捺不住了，他蕴积的活力颤抖着爆发出来，他将占尽这一夜的风

流。

你不知道千手的观音在偶尔摆脱佛经之时的那种放荡的舞蹈,让我告诉你。现在有恰到好处的雪和恰到好处的风,这是最快意的怂恿。千万种意念在千万片叶子上游戏,叶子在忍俊不禁地奔放,这些意念为自己初步的成功而更加忘形,从而顽劣地由此及彼地窜动着,像热力难支的火苗将黑夜不停地撕扯。当然远远不止是叶子,那些枝丫,平时也偶尔狰狞一下的枝丫,此刻也被一种躁动的热望驱使着飞扬而劲抖。虽然仍是矜持的男舞伴,但也被妖一般的搭档蛊惑着了。而树干呢,很显然一贯沉静的修养使他一时难以转过弯来,但我相信俯仰转身的欲望一定也在他的纤维中疾驰着,像传递着皇命的驃马……

雪落江南,雪粒从九片叶子的好树上,从冷香氤氲的樟树的最高处磕磕碰碰地往下奔泻,以至于在众多的声响中我清晰地听倒了泥根处涓涓的炒豆般的回音……而屋顶上也还在细针密脚地夯打着,恍如急翻白眼也难以听清的绕口令铺在脑门上……

想来天地是一片苍茫了。屋顶和树都厚道地安静下来,襁褓中的婴儿在抚拍中发出匀长的微鼾。天和地一定是亲密地簇拥在一起了,抱衾听雪的人已经觉得有一袭轻裘似的声氛将他与万物抱成一团,越来越紧,是爱情中久

别重逢时略带一点疼痛的拥抱。听雪者抱紧自己，也抱紧了世界。他周身躁热而且痒痒，暖暖地钻入了预期的梦中……

梦中人呵开雪窗，看见一匹硕大的白马驮着他的江南逍遥而行。“嘴……”他无话可说，只发出这么一声长吟。

好一片白，天地，白痴一样的白……而天已经大亮了！